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一一・史部・別史類

宋史新編二百卷(卷一百七十五至卷二百) [明]柯維騭撰

宋史翼四十卷 [清]陸心源輯

2281/01

宋史新編 四

〔明〕柯維騏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
杜晴江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八九毫米寬二六四毫米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一百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忠義

李芾

尹穀

趙卯發

李庭芝

義子洪福

江萬里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陳文龍

續編

徐宗仁

續編

謝枋得

高應松

續編

李成大

續編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康中金人破汴升前捍其父並遇害曾祀椿徙衡州遂爲衡人芾自少知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謂有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風易名曰肯齋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歷知數州政教兼舉咸淳元年知臨安府許賈似道使臺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降元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也芾泣曰我以家許國矣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諸將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與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十月攻

而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督之城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人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同守城湖南安撫司參議楊震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幕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屬茶陵顏應森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吳繼明以城降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端宗悉詔入蜀官之芾好賢禮士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

家教授不改儒素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
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中憤早作必
冠而後出惟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
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希禮以為參謀共畫
備禦策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
國恩典方州詎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朝服
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採之
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少長皆死焉市聞之命酒醉穀呼其號曰尹務實男子
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
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
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
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昴以上舍登第咸淳十
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
州事為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
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視身之道
者卯發曰忠義所以視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

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
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
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
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二月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
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
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
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為具棺
衾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
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官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山
縣又徙隨王昺為守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
旬昺果為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
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警珙即以
權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
宜文字珙卒遣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
芝感珙知已扶其柩葬之興國棗官為珙行三年喪似
道鎮京湖起為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
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丁母憂去奪

青王管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揚民德之如父母咸淳五年元兵圍襄陽急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爲平章文虎貽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間似道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攜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道比文虎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

具

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運池不得死執揚州被殺揚民皆泣下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守將良臣弟舜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參軍陶居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姜才者濠州人爲通州副都統號驍將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諸事潰才亦收兵入揚州與淮東制置使知州事李庭芝協力守禦元兵乘勝攻揚州才逆戰敗之又戰于楊子橋日暮兵亂流失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兵築長圍務欲以父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元兵日迫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恭帝北遷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奔乃盡散金帛犒資以四萬人夜擣瓜洲衆擁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庭芝召才計事才期與俱死七月底宗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時庭芝亦赴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圍之

使者招之降不聽會祖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
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
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
復憤憤不已阿木怒喝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
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貴為淮西制置使送款于
元者也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為鎮巢雄江左
軍統制鎮江降元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
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北降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又不拔遣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之新蜀參政王

貴並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
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
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聞者流涕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
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叔譚健士璘俛首不答歸
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史氏且不
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
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干
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
全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講史嵩之罷相連遷右正

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
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
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
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廢十有
二年後陸德興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為
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度宗即位連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為
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宋史新編卷之三

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
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
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
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
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
里四勾祠不候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參知
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祠授
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
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

騎所執大詔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王聞襄失守
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執
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
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
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
沼中積尸如壘鎬蓋蜀人王櫛子爲後者也事聞贈太
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源寓城
中亦死焉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廬陵人美哲如玉顧盼燁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年甫弱冠理宗親校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
伐宋宦官童貫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
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
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
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
書左司郎官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權直學士院忤
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
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
淚湘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

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
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
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制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
曰是何其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
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
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成
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
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
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
朝議方擢呂帥孟爲兵部侍郎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
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
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嚴鼓以作
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
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衰弱中原既沈痛悔何又
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上彼備多力分
疲於奔命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遠不報是月
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召天祥葉平

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元宜中與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濬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計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半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美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復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貰荷天祥至高郵應以憂憤死許與天祥汎海至溫州端宗未立天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一軍取

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寧都劉洙蕭明哲何時陳元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明年吳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綰之既而入興國遣兵復諸縣元將李恒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事在本紀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臏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其

劉洙皆被執歸臨刑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及蕭敬夫蕭壽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頸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林琦張唐熊桂吳希頤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深何

時陳子敬遁唐拭之後與林之後游範之從子也天祥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臺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扶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天祥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及至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乃移兵馬司設卒守之丞相博羅等召見詰數端爲天祥罪天祥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三

論不少貶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元主求才方急遣南官王績爲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與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令南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事遂已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不可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不果元主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室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

力贊從其請乃卽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鄭拜而死俄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太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完興豪俠張柔聚族黨結隊伍慕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柔爲中都留守行元帥事柔使世傑成祀世傑見金事日非元益強盛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世傑遂來歸爲呂文德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度宗末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元兵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元乃移兵攻鄂德祐元年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其遣將四出取諸郡復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操戰艦名黃鵠白鷁者凡萬餘艘每十艘爲一舫沉鐵碗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擅起旋示以必死元將呵木分兵兩翼以火矢夾射達檣皆灼董文炳兵又合而擊之自寅至午師大敗投江

溺死數萬人無一降者世傑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
招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數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
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為保康
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
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
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
兵駐阜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下彪來
世傑意從已俱南也樵牛亭之酒牛彪從容說之降世
傑大怒斷其舌磔之于山遂從二少帝入福州與眾
共立端宗并簽書樞密院事主世強導阿剌罕來攻世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傑奉帝航海由泉州入廣復潮州明年唆都遣人招帝
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攻淺灣
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
徙硯洲帝躬奉弟昺嗣帝位拜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
硯洲不可居再徙厓山封越國公祥興二年正月張弘
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若塞海口則我不能
進退蓋先據之即不利猶可西走世傑慮久在海上有
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
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已而
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絕殆乾飲鹹輒嘔泄兵大困世

傑率蘇劉義方與日大戰弘範者柔之子也柔既降元
義方舊職得便宜行事累封蔡國公恒媿世傑弘範
以世傑故父部曲堂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
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三至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當為主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乃二月癸未弘
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帝卅元兵薄中軍世傑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
立之太后聞帝計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
世傑舟抵平章港颶風作世傑辦香祝天曰若天不欲
吾復存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死焉事詳本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其父徙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
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
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三遷至上管機宜文字
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
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累擢至宗正少卿兼
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
而返與蘇劉義方追從二少帝于溫州召陳宜中張世傑
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于福州秀夫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
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
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
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屬井澳風帝以驚
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
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
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又相與立弟
昺嗣帝位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
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
章句以勸講和興二年二月厓山兵敗秀夫走帝舟而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杖劍驅妻子入海
奏曰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今不可再辱卽
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陳文龍字君貴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
初名子龍度宗爲易焉文龍雅爲丞相賈似道禮重由
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
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
皆呈藁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藁已忤似道洪起畏請
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襄陽父被圍
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忽帥無功似道叱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
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
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
兵潰魯港潛最先遁帝悔不用文龍言起爲左司諫尋
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燾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
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累遷
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旣出國
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卽帝位于福
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爲閩廣宣撫使討之
文龍辟前守黃恠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
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
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
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
華卽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登孫開門降執文龍
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繫送杭州文龍
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
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元兵旣歸文龍

之姪贊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璿死之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玠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閣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請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緊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閻論罷德祐元年起歷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從端宗於海上厓山兵敗赴水死同赴水者樞密使高桂吏部侍郎趙樵兵部侍郎茅湘俱死翰林學士劉鼎孫沉海不死被執掠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時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為阿里海涯所敗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元兵襲之俱戰死有袁天與者不知何許人第進士丁父憂未仕厓山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為自全計天與不聽結誓復州邑奮不顧身兵敗罵敵以死初與謝昌元

趙孟頫約同死國無何二人並食元祿獨大與踐其言一門自盡者十七人只遺一子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過目終身不忘性剛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會彗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坐訕謗追兩官謫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跣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率謝不納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為子弟論學遂居閩中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祥不敢赴詔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官
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
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廡養卒不可
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
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
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
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
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
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哉終不行郭少師從恭帝北遷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
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即
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方挈數百年宗社而
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求枋得
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
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既至夢炎使醫
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
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與元兵戰死之二子抱父
屍亦死枋得妻亦死節在列女傳

松開慶元年進士歷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

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二也
累遷參書樞密院事從恭帝入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時有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爲太學生恭帝入燕三學
生百餘人皆從應鑣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皆唯命大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已將
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
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僕醉臥應鑣率子女入梯
雲樓縱火自焚一僕未寢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
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環壁入撲滅火應
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
得其屍祠前井中端宗立褒贈朝奉郎祔閣修撰同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生私諡曰正節先生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弟廷龍字雷發俱爲太學生當
理宗末元兵入侵逢龍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同
廷龍叩閭言事忤賈似道意歸鄉里後逢龍又上封事
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似道怒劄
其土籍押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山中德祐丙子元兵
至溫州素聞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驅
迫登舟入城元兵欲用之逢龍攘臂怒罵曰我宋書生

也豈爲胡虜用哉以腹觸其刀而死廷龍亦被執不屈
同日遇害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迪之從子也第進士知金壇縣
德祐初元兵至與寄居官舍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濠梁主簿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率義局
兵巷戰不勝大同等俱死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
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
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亦見殺事聞贈朝散大
夫直祕閣諡忠節吳楚材者亦建昌人起義兵欲復建
昌事敗父子俱死贈朝奉郎立廟曰忠勇尹玉者宜都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三

人爲贛州三岩巡檢秩滿城居亦起兵應文天祥常州
告急天祥命玉赴援兵敗被執死殘兵數百俱戰死生
還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林空齋者永福
人舉進士爲縣令解官家居端宗立張世傑圍泉州乃
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
福縣元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
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俄見執
不屈而死又有劉士昭者太和人嘗爲鍼工太和陷士
昭與鄉人同謀恢復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
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

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吉州人獨慷慨不屈題其袷云
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汗
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
死又有黃介者分寧人帥鄉民歿龍安山爲保聚計元
兵至皆衆奔潰介堅守不去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
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
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又
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